



就是我们要鼓励上海的作家，包括我们自己在写作的时候所追求的，就是要通过我们的作品告诉所有的读者：我们生活在怎样一个城市中？我们的城市环境是怎样的？在这里，坐公共汽车是怎么回事？坐地铁是怎么回事？我们开着自驾车去上下班的又是怎么回事？我们的家在市区公寓或者在近郊别墅里的感觉是怎么样的？”

正如叶辛写的《婚殇》和《恋殇》，她主要是从这些青年女性的言谈举止中揣摩她们的心理，想象她们会在上海过怎样的生活。比如他住的楼里有很多租房子的年轻人，他在电梯里经常遇到他们，一来二去也就熟了。他知道他们有些人租进来半年一年，就搬走了，说两个人结了婚，在外面买了属于自己的两室一厅。他就会想她搬进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，现在是什么样，这条“命运线”就慢慢在他脑海中浮现出来。观察和想象得多了，小说的构思就慢慢地形成。

这些从全国各地来到上海的年轻人，最形象地诠释着上海精神中的重要一面：“海纳百川”。

叶辛说上海精神从改革开放初期就在总结，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，慢慢地形成了十六个字：海纳百川、追求卓越、开明睿智、大气谦和。“海纳百川”这四个字对于移民上海的外地人来说，是一种胸怀。而对叶辛这样到贵州当过20年知青的上海人来说，又是另一种感受。

## 上海与贵州

1996年，叶辛去东京参加国际笔会亚洲太平洋国家分区的会议，有四十三个国家的作家参加了这次会议。这次会议有一个主题，就是无论你生活在哪个国家，你都要写一写你所喜欢和钟情的城市。不一定是你的故乡，但必须是你一辈子生活的地方。叶辛说：“就像我们的巴金老人，他是四川人但是他最终定居在上海。他晚年时，我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去看他的，他讲的还是一口四川话，但是他经常会说，‘我一辈子生活在上海，我喜欢上海这个城市’。”

在那次会议上，他的发言题目是：“两副目光关照之下的中国城市上海”。哪两副目光？“我的目光与我的人生经历有关。”叶辛说，“那两副目光，就是上海与贵州。”

叶辛从一岁四个月时随父母走进上海，在上海一直生活到十九岁，感受的都是上海的天，上海的地。十九岁以后，他去

了贵州当知青，在贵州又生活了二十一年。刚去贵州的时候，和上海相比，那时的贵州显得如此落后贫穷，但是住得久了，对贵州也有了感情。当他四十一岁那年又回到上海，他经常还会带着一双贵州人的眼睛看上海。

他刚调回上海，当时《新民晚报》的总编辑就约他写一篇文章。他写的内容是吃泡饭、骑脚踏车、坐公共汽车，然后看《新民晚报》。

叶辛说：“在上海，骑自行车太普遍了，谁也不会觉得这有什么特别。但是当你出了上海，在别的省市生活过，你就会感觉到，上海不一样。在上海你到和平饭店、外滩，那时候南京路还不是步行街，从外滩拐进南京路，这个街角上，你站五分钟，你会看到，自行车的洪流，似乎比苏州河的流量还要大。”

叶辛这篇文章在《新民晚报》发表之后，有上海读者给他写信。他说你的观察很细致，上海有七百万辆自行车，也就是说七百万个男女职工，有这么多男女老少职工是骑着自行车上下班，想一想，那有多么壮观！

“但是幸好我把它写下来，现在没有了，现在改观了。现在虽然满街也有自行车，数量也不少，但是骑自行车的人随着上海人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再也不像我感觉到的那么多了，所以我要说一句，这就是我观察到的上海。”叶辛说。

2018年，叶辛出版了《上海传》。用这两副目光，他用十多万文字和一百多幅图片追寻上海与丝绸之路、上海发展与变革的契合点。这本书，如同一个城市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交响诗，散发着海洋的气息；又似一部城市与作者的回忆录，真实有力，却又饱含不尽的温情。

他感受着上海弄堂里的气息和氛围长大，他在上海长长短短的大小马路上骑过自行车，他和无数的上海人一起挤过拥挤成团的公共汽车。

这是一个老上海人讲述他眼中上海的变迁和风土人情。淮海路老大昌牛油蛋糕、国际饭店蝴蝶酥、绿杨邨菜包，小笼馒头、油豆腐线粉汤、葱油饼、粢饭团、黄松糕……这些上海小吃美食，令人垂涎欲滴。一个上海人，首先有一个上海人的胃，每天体味着上海味道，让你在异国他乡时，一想到这样的味道，就立即想到这座城市，或者说，一想到这座城市，就想到这样的味道。

叶辛与上海相伴了一生，时时感觉得到上海这座城市脉搏的跳动，他感悟着上海，也体察着上海，时时触摸着上海。■